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乞納諫書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皇帝闕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于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絕于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

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謨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于宸衷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以求鯁直故百寮皆得轉對又置詣匭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深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

撓致位諫臺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虧臣子忠蓋之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

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
爲驚怛伏望陛下霑發德音迨寢前詔懃于采納下及
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
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牘未削欺罔成
風則不唯堂下遠于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于
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于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
爲衆憫笑蓋欲陛下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負蒼
生之命亦已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詣匭疏

景佑五年

正月十八日具官臣某謹頓首再拜昧死上疏皇帝陛

下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
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
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
聖接統內外平寧戎狄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
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
實尸之各以類見未嘗妄也臣以爲必無是事是亦傳
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
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
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
使君人者回心省修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

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
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
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旣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
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
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
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
道濫進者乎西北之夷豈有竊萌背盟犯順之心者乎
念自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夷
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
又訶朝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

心默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
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
有憂悸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爲事耶
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
者務在鎮靜不須與民同憂也則又民爲邦本未有本
搖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
天之所爲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覆思之不覺驚怛流
汗自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便欲
盡吐肝膽以封拜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
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

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橫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旣而孟夏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善和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

也豈大臣蒙塞天聰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今條大者二詣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己修己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

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故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

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能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噓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爲御史中

丞高若納爲司建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履溫和輒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自而生伏望陛下少畱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至

火疏

時年二十一登聞獻此疏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

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鬱政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畱意焉臣伏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受菑者幾於十九民情咨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賞罰弗公之所致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冤之至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知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冤則又加甚古者決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

志曰積冤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兩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浹辰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役再謀興脩都下之人間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歲連遭水滂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內征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況天災之已爲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爲之邪豈再造祈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采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地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脩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

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白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繇舊章敬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旣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論西事狀

臣竊見自西寇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訓練兵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泛雜無所操摠又陳爛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況清衷近輔自有上算故不當復有所獻也然臣卑居長安備見西邊事體其要在

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多不煩帷幄之議而自集也惟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知思也孰不知羌氏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絕漠則跨歷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之論兵詳矣故中國利守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王不王則脩德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薄伐亦謂逐出之已而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

路興師亦遇敗衄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俟隙務於速戰身罹禽獲傷剝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平定外夷人所屬望者賊昊姦譎故必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慎重若能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來戰患守之之道未至耳議其功者恐銳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裁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乞發兵用銀牌狀

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爲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齎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況印之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爲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乞詔有司詳定之伏取進止

論宣借宅事

康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牒傳宣旨指射舍屋三十間已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宅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况賞罰二端國之名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陳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

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覲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乞用劉石子弟

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

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軍不載橐鞬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爲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況國恥家讎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投匭疏

時年二十二

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

大治本降詔之日識者喧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
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庭諫
臣滿署朝訪前王之陳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問
芻蕘廣采髦哲此非唯蘊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
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
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
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
正矣而綱條未至輒有營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
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中
入仕其以居位者日邇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

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闥而請見況其身檢命
敕已得爲朝中官則口鉗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韋
帶繩樞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
顏面加以天閣九重交戟數里雖曾文陸離筆語滂沛
而豈得一達旒纒之下哉脫欲聲鼓叩輦則有司必以
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闕政實亦
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
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
法端以官士者得應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
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扃誕布鴻文而大變汚俗真宗

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却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
草莽之士無棄也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
也次則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
者慎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
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出而赴陛下之
詔是其人非沈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
蹈者則皆露己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唯失彼之行恐
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
夫錄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
今限字二百束之對偶則皆漫誕而無功餘博而寡要

不可施用是爲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觀詔
旨旣令先進軍機後即陛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
使張一弓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之藝取一人之敵也
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鐘堵磬而求
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
士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沈淪高蹈者則令諸
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
以文則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
各罄其才而爲之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
之末而訪以機略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

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明而十一科正矣臣碌碌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千天子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瞽說納愚慮是以析肝瀝悃而具述之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鉞轉壑不爲之怨伏願俯而察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五事

景佑四年五月七日閤門下

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民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楹桓百重刑人以守閤下士以拂闌所以深嚴帝禁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

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意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一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寺之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負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句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一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緩民則吏不可縱政之大功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窺伺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者則啗利以制之然後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輕重厥刑變詐奇袤無所不作苟或敗露立便逃亡稍候事平復出行案設有強明牧宰督察太嚴則締連諸曹同日亡命或獄訟未具遂停鞫劾賦稅起納無人催驅近年以來習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大計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惟此輩凶人唯利是嗜每糾以嚴憲尚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實政理之巨蠹黎民

之大害焉人雖切齒無可柰何蓋緣國家別無敕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關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仍令每五人互相爲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量取以充賞募人收捉或遇赦首身亦乞流配別郡如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一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寬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堂在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院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

生齒實餘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稅之外復有遠倉或
水旱爲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逢
苟且之政必枕籍而死亡隋本非慵多致歉乏又京兆
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徃徃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
泥塗號呼里閭呻吟道路聚爲侵厲甚傷風化陛下仁
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天傷未霑王澤臣欲乞依有唐
故事勅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
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旬三京給田十
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
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以下八十以上仰州縣察

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
頌聲喧傳上資聖算和風浹洽可召豐年

一臣聞巨壑雖深獸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蹈死故歷
塊而蹶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垂此言以喻刑辟
者昔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張憲網
必使易避而難犯防微而杜原約之不至煩苛威之以
令畏懼奸兇之輩翻然革心固而行之自然刑省苟務
矜貸則冒禁者餘竊見官吏多犯賊污乃由朝廷法制
稍寬貪鄙因緣爲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兇皆以禁約
不嚴是爲貨利所沒手提刑憲人不敢言心恣誅求下

蘇學士文集卷十一
受其困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
不過數人今貪官在官民皆受苦雖有轉運提刑位皆
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苟無訟端莫肯發
摘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已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已
贓許諸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
言之人亦防十目之視苟卿所謂威厲而不試刑嚴而
不用此其得之矣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某啓伏自台馭東上頗失依庇傾想恩德一食三起竊
念古之烈士身積道義而徃徃伏窮閭之下棲巖穴之
中雖裘葛不完糲糠幾廢亦未嘗造謁有位祈望恩獎
顧血氣心膂豈異於人哉且非樂枯槁餓賤而惡榮利
也蓋以被一顧之厚一言之飾雖沒齒不可忘苟不懷
報則夷狄之民也是則知之淺益自負而道勝待之厚
必自傾而心勞非局於險隘禍難薄身不可轉脫又安
肯俛容搏意求出入門下邪舜欽性不及中庸之道居

常慕烈士之行幼趨先訓苦心爲文十年餘矣高位齒
牙之論故不及然未始趨蹌其門闌以翹知己顧材質
雖無似竊以是自貴重焉不幸皇天降凶罹此大酷血
屬百口罄然無歸瀕於溝壑者數矣始荷高平侍郎定
其僑居之計未幾而有河陽之行暨閣下開府首傳誨
言嗣頒餼醴俄驅旌旆致奠几筵慰諭丁寧存暖孤苦
力敦久要坐變偷風自爾家事細微必爲賙給使舉族
免於流轉得專孝思其爲惠淺深以此可見每撫臆論
報然後知身命之輕於鴻毛也比者閣下入鎮近輔曾
未踰旬而輒辱書教辭旨稠重迴出常節益見大君子

始終經緯之至也感中膈塞動成長嗥瀝血布言疎略
不則秋夏之會氣候未調伏冀精保寢興輔以藥物哀
情不任傾祝之極

上杜侍郎啓

某啓兩獲侍坐輒沐垂譽鄙言承言媿羞默不敢謝前
後進故不惜溢言以譽之然閣下爲世標矩人所仰屬
坐鎮藩屏列邑承風舉動言論播爲儀法若舜欽輩才
術甚疎無足稱道或當前時宜訓戒開扶使成人之
業至於諧言短韻無補於世不當置於齒牙間使人傳

蘇學士集卷三
信蓋俗浮易扇染而難回非惟損明府之雅鑒實亦隳風化之一節也況提封之下千里而遠其間抱才行包道業者甚衆日希明府一言一顧以爲光價有未獲者蓋翹翹焉幸冀移意於彼以重所褒則蚩陋者甘心自屏安有所覬望哉所索崔處士墓銘承命不敢隱謹繕寫通上惶恐惶恐

上執政啓

近者被中宸之書叨上佐之命起於放廢仍獲便安是爲異恩曷勝感惕伏念某幼而向學長則多憂場屋十年閉關四舉才叨科級連被凶艱血屬淪亾生理凋盡

僅存殘息勉就小官還臺之初辱上公之薦給筆以試預道山之游素爲憂患之所叢遂以畏慎而成性言皆三復動必再思且畱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餽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醵飲吏人豈如斥賣棄物嘯聚非類豈如宴集同僚更出私錢以助公費餘循舊貫先即上聞豈意謗誼臺中章徹宸極因猜嫌而生隙謂猥褻以當懲造謖以動上聰持必以變朝論粹首就吏雖具獄而無他刺骨定刑終削籍而見棄素承清白之訓枉被盜賊之名近戚當塗陳冤無路徊徨去國舉動畏人僮爾羈旅之

囚漂然江海之上出則鬼神覩而見笑居則鵬閒暇以相窺不及蟲鼠之生僅與草木爲伍三逢恩霑四換歲紀弗敢自述已分陸沈不圖特降命書復登仕版此蓋相公運幹元化翕張洪爐贊天地生育之私布朝廷寬大之恩慮一物之失適萬物之宜顧惟擯斥之微亦預甄陶之末謂誅意無害且論法太輕取宣尼觀過之言酌春秋原情之義度此釁累漸而收效古人覩道上之遺簪爲之泣涕匠者得溝中之斷木飾以青黃是爲不忍遐遺有所倡勸誓固困窮之節上酬提品之私

薦王景仁啓

某啓某資雖顓庸心輒喜善豈緣世契上布公言某昨任長垣縣有尉王景仁者性質惇淳所向通徹徇公之外好學不倦才行卓越可以制事厲俗其文詞有梁唐蕭統孤及之風雅尚退默不高人以聲故沈頓賤仕未爲位上者所引拔閣下服天子之命專按舉之職寰內之吏賢不肖得以進退之敢以斯人置於門下幸賜薦籍以爲光寵足使列邑聞之竦然知勸亦閣下之所樂行也風威所臨洞鑒不隔安敢自任愚瞽上欺高明真慤之誠幸冀采察不任激切之至

京兆求罷表

蘇學士集卷三
臣某言臣聞佐機命者以訐謨爲先制兵鈐者以多算爲勝蓋安危之所係當議論之必精苟異於斯故難全度中謝昨者醜虜不庭齋壇命帥不能專閫外之事而乃求幄中之謨遣吏入朝列章來上臣本以孤直誤叨獎知久畱滯於外藩忽引拔於近列凡有所見未嘗不言雖數被於沮傷且敢思於欺默報陛下非常之遇罄下臣無隱之懷比者將以重兵深入賊境衆謂當爾臣爲不然旣練閱未精又餉饋不足士不習山川之險阻將不知巢穴之深淺臣兩在關中備見形勢旣虞調發先搖民心復慮覆軍愈增敵氣向去邊鄙卒難支持是

以悉心爲圖歷懇上白雖淵衷廣納未欲加罪於瞽言而卑論弗臧安可尚居於厚位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樸拙曲爲哀矜俾出守於小邦或投置於散地進退有禮在國體以誠宜言行無欺於臣心而自足叫闈斯切得請是期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震懼之至

杜公讓官表

伏奉制書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承命震懼精魄播越俯伏廷陛進退靡遑中謝臣聞朝廷之尊本乎擇吏使才者進拜拙者伏藏至於小官必當其任況乎丞相之位

上鄰於國君命出納之所先生民休戚之所繫一夫厥
授衆罹其殃比於他官尤當精擇若臣者天資淺拙學
無根柢叨竊廩食已將三紀心素知分得皆踰涯夙夜
憂勞心膂耗竭早居侍從之列繼承屏翰之任尋被峻
命入冠中臺出擁西雍之麾旋更大鹵之節雖極勤瘁
無補涓毫暨乎誤進樞庭久尸重柄故嘗屢拜懇牘乞
收殘骸敢煩淵衷恐失國體日企神聖之度下垂開可
之恩豈意便升鼎司復領舊職內慙枯朽之質重增貪
冒之名伏望皇帝陛下念授受之至艱奮剛明之獨斷
收此成命別付偉人用適股肱之宜以增名器之重古

者搜於林藪下及屠釣不間微陋務求賢能要乎成功
不必次補況今近列不至乏才移於他人乃合公議剴
心瀝懇退俟俞旨

杜公謝官表

兩貢露奏乞回命書沓降玉音不諒血懇勉爾璽紱安
敢為榮切以宰相之任臣實知之蓋以師表外廷丹青
萬務天下之所想望王者之所仰成上則調陰陽之慘
舒外則鎮蠻夷之桀猾置大器於顛危之外納生民於
仁壽之中必惟其人乃可致此是故峻其名數寵之等
威黃閣黑旛葱珩赤紱或延登受策或御坐為起是國

之所委者大則禮之所屬也隆遇任既殊責望宜厚臣
立性褊直有不可移之資臨事迂疎必無能成之策塵
污近輔貽誚多方績效不揚譏議上徹居常悚栗日俟
竄投而陛下收臣於賤朽之中拔臣於毀謗之內以謂
石慶老而彌謹趙禹孤而能立掩闕失而不問惟忠鯁
之是稱屢於中闈親被盛指退自省閱但增震驚日月
之光下燭於部室雲雷之澤遽發於枯荻雖至糜軀何
報厚渥敢不盡疲駑之力宣寬大之恩絕纖介之私回
講長久之利疚不敢惜死唯知自公苟晚節之或渝必
神明之所殛上陳天覽安敢空言

杜公求退第一表

昨於上春屢貢丹懇乞解重柄以收殘骸滯澤過優俞
旨不下臨遣中侍甫降德音聞命震驚不敢煩瀆伏念
臣才雖至下性本不欺交遊朋友之間必以誠信自守
況於事主安敢妄言實以年近從心體素多病自忝魁
任於今累年當萬務之煩為天下之筦雖健才利刃猶
或不支而皓髮羸軀安能集事當一人側席於上多士
建議於下臣若肆然自處默無所為清議不容素履將
喪故嘗上犯天聽備寫血誠願踰誕聖之期以得退休
之請金口曲加於獎慰玉色已形於開從伏望皇帝陛

下霈成湯之至仁廓漢高之大度或假以近郡或畱之本班庶使自安以全殘息

第二表

近以露奏仰於上聰明旨下頒過推勿貳之任丹衷內切敢避再三之瀆徊徨失措啓處不寧臣本以孤生濫塵上第踐履藩屏叨竊事權循分已逾被遇太厚不意便升近職復進樞司使預幄中之謨得聞天下之事憂太劇而疾作福旣過而災生氣衰而步趨已艱齒隋而語言不正陟降左右則常虞蹶踣議論政事則莫能開陳貽笑外夷覲顏多士而陛下容此衰廢掩其過失豈

不念國之大計何必私臣之一身況今西有貪毒之羌北有桀傲之虜包藏凶計窺伺中朝當得厭難折衝之才制勝非常之士寘之近列可消姦謀臣也少不如人老豈足任故非見險而止安敢容身而去但恐力不足而敗事死有責而堪羞伏望皇帝陛下垂閔螻蟻之誠下霈雲霓之澤免此劇任賜之殘骸以茲祿廩之優可待英豪之器休息老物是惟天地之常登拔俊賢實曰邦家之盛

第三表

近者沓貢囊奏願解劇權伏奉某日批答未蒙俞旨者

蔡藿之心希照於白日螻蟻之意未動於上天惴然危
悰若集喬木臣粗知進退槩見古今卮及滿而乃傾月
既盈而當缺事有必至理無足疑故前志垂文以爲懿
戒後人仰止期無敗身臣久污樞司絕無遠略萬鍾之
祿私情之所愛三旌之位物理以難當必量力以自思
敢妨賢而取禍下喧物議上累主知既交謫之四來雖
全度而安可恭惟皇帝陛下以至仁覆物以普愛牧民
豈今左右之臣不令終始之分敢緣大義不避螻陳據
蒺弗遑裂肝以上俯回天照俯悉愚衷

第四表

伏蒙宸慈以臣累表乞罷重任復降批答不允者懇忠
莫奪量分甚明顧當行命之由再露由衷之請臣聞罔
上者臣之大咎飾詐者士之醜議吏議爲深舊章所禁
臣器能甚薄名爵則崇旣陳必退之言義無復寢之理
十目可畏羣聽至明無疾而抗言是名罔上懷祿而偽
讓則爲飾詐不惟受譏於世貽誚多方故當誅夷以戒
姦慝臣實以量狹而位已過器重而力不任謨猷若斯
陛下所盡悉形骸如此衆人所共觀旣非僥幸於此身
切恐墮弛於衆務況陛下富有四海樂育羣才豈無他
人可當此任伏望照臣至懇容臣必去則纖毫之恩不

敢授內外之任無所擇仰干宸聽俯俟俞旨

第五表

四拜封章乞罷密職薦頒明詔未賜俞旨誠切意專不避澆瀆臣聞天生庶民愛惜至甚必立君長使之教育故土地之所產雨露之所生君得用之亦不可濫則必分列名位以求賢能君出爵祿以養其臣臣竭才智以牧其衆故庶務交舉羣生安業天則報之以氣應錫之以瑞物苟異於此災害乃生故前志曰王者代天爵人不敢虛授雖是小官尚思精擇至於重任豈宜非才蓋天下治亂之所因國家安危之所係古今明效衆所共

知早任外官粗免曠敗不思揆度實思進用以謂前世之陳迹可監本朝之故事可尋陛下以仁聖之資任遇兼至顧太平易致風俗必移暨臣召入樞司復遷上列數年之內百事無能關西之將帥覆亡京右之盜賊猖熾陷沒士卒殺傷平民經歲之間不可勝計而又地屢震於定襄之野星相凌於天垣之內螟蝗交作水旱不調故北虜移割地之書西羌遣求幣之使朝廷卑屈辭意厚納金繒幣藏空虛誅斂煩費延寇讐於帷幄之內陷民吏於湯火之中尚如餒餉飢鷹豢養乳虎更開後患未可偷安皆由臣謀議弗臧職業不舉惕然內訟深

蘇學士文集卷十二
媿初心若撻市朝如坐塗炭手足顛倒而罔知所措心
膂枯竭而莫能爲謨敢玩歲時日俟譴謫雖陛下容之
如地愛之欲生上天之鑒皎爾不可欺三聖之靈赫然
在其上豈使臣虛食生民之肝腦竊弄公朝之威柄必
有大禍將及私門設令臣族委溝壑命掛鋒鏑有利於
國敢愛此身但恐因循益成頽弊伏望皇帝陛下察此
迫切俯賜開可以茲重柄別授奇才必有魁卓之賢可
贊隆平之化恢復藝祖神宗之業追還咸平景德之風
君尊於朝民樂於下若未容臣去終無比功徒爾素餐
但塞賢路陛下若責臣無效堅以疾辭願正刑書放還

田里實爲優幸敢覬覦天高聽卑冀委成命臣不勝激
切屏營之至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粹隱堂記

天之生蓄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瀆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放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祕怪異類判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直之士一不與細合則颯然遠舉遁名匿迹惟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屠往來

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
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
知其聱牙不當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過從有不樂
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為異眾之行求棄於時
自置其室為粹隱堂雖在穰穰大眾之中一室截然斗
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
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
沒沒以訖其身嗚呼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
通者以此道之也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
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加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為
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遠閣與像甚完是必少
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
戊辰歲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
而又閣焉事暴聞上上為命入內押班江德明入內供
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內高品鄧惟素三人往司之
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
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巨冶大橐一鼓而就手目千數
較無一闕侍衛跣坐嚴正森立如有神助陰為之容雖

刻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
又命入內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
又罷之德准隳懈自劾去衆以今智圓大師方益主之
三年入內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
又罷之四年方益搥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內
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內黃門馮正己籍用之
踰年遂就予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觀其閔豁
奧大然後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
宮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級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
患此三代之所以爲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

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
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宮室服用之作隘者猶能上王
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今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
事以爲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
閣以室屋而又滯畱久之而不亟爲始於戊辰而訖於
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
中寺之贊方益之慤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
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予文琢於石云時慶曆二年四月
五日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太原地括衆川而汾為大控城扼關與官亭民居相逼切每漲怒則汨漱沙壤批步結反齧廉岸勢躁豪頗為人

憂今參政陳公前守是郡修巨防以障之乃西漸七廉反

不復虞潰漏然而當數州之空音孔道傳遠商役口往來

挑達不暇自朝廷置守餘五十年無梁構得以直捷流

悍且淺復不勝方滂以為濟行者苦於涉久矣往往中

道遇暴不善游則溺焉常歲秋冬之交陽曲誅民錢妄

三百萬役農人不翅數千權為徒杠猶號便利春則撤

去以避奔衝蠹勞相纏觸寒瘕隨者十八九吏緣姦永

民則甚病衆謂當然不可改革庚午歲天子輟諫議大

夫張公領鎮亦既至止悉條政務訪覽物害者得聞斯

欲興遠謀默有成算遣牙吏秦謙助浮屠輩以諭郡中

命行衆慝勇輸其有俾歸之縣官籍而領其事豪之頑

嗇者市語於人以謂邊氓騷之則急變生且礙詔句言

寢淫滿道路間公所守益慤掣搖不解未幾計其貨登

徒杠三倍矣公曰可矣乃卜期少者獻力老者餽餉斬

北山之材編連宛委塞川下流百選堅直豎以為楹長

踰六仞半植水下巨棟上偃密楯對走左右支翼神不

可拔中並四軌直亘百丈人忘劬瘡周歲告就騰突軒

延蔚若變化民請徙市以落之絃竹歌謠舞手相交雅

耄走趨既過復返賈販旁午以嗟以喜邑之吏用歌曰
汾流湯湯不復濡我裘裳汾流瀾瀾武陵反不復溺我攜
提不死不弔我公之造予聞子產爲鄭以乘輿濟溱洧
人孟子謂惠而不知政公之力是物也以佚道使民絕
子產遠甚故予敢琢文於石以監後明道元年十一月
十六日記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
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
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
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
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

蘇學士集卷三
五
哉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
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
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
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
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
閱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巖之顛以
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
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翱

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緬然思於一到惑於險
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
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
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泝洄七十里而遠初宿
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
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
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
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
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
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

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鬻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采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勝絕之地壤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嘿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喝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耳

處州照水堂記

括蒼郡署冠山之椒林壑蔽翳故當暑有蒸鬱之煩至

者或神明不開則事務隳廢咸平初楊文公起凝霜閣
下覽平曠得遙岑遠林之賞當時固已爲嘉處矣景祐
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者政之始衆務畢
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絕巘之顛
剗去叢叢化出異境溪山之勢奔放至來始規地命名
詔徙他郡後更三守泯然不尋李君然明之來刷剔隱
滯網條一新吏民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所以自適
且將以風迹畱遺乎後人景與意并止獲乎元規之地
遂構廣廈且以照水題之庠豁虛明坐視千里雖甚盛
暑灑然如秋有長溪者源自閩來趨過檻下前向南明

山蓋三平之舊隱也蒼峰古刹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
月軒稍却爲燕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啓軒曰夕霏
是皆出於照水而出於斯意也華榱髹楹下上相煥易
去榛莽與政俱新蓋根於元規成於然明使元規之久
則然明樂其成矣然明之去速則來者其謂斯何二君
然明遂止異趣是政之所起故自
書來求予文其事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能劇飲
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又不能具道其營建之勤山水
之勝徒胷中耿耿終日有所思然明或能圖以爲貺使
予對而銷憂尚可更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矣

二日然明

浩然堂記

曾君將之杭官旅於蘇嘗登于滄浪之亭覽景四顧慨然有棄緋冕相從之意予始未以其言爲信也君遂周訪城中物境之嘉者又得閩南之圃焉罄囊中所有日夜自營緝築堂其間取孟子養浩然之氣以命名一日會予於堂求予文以道其意予觀世之仕祿者奔趨竭慶皇皇乎病日月之速必須臾之間以自放顧安肯棄其貲裝易清冷深僻之地而爲適也又將均其志慮包蓄誠議以自廣不亦庶乎君子之道焉至於環池以步乘城以觀則竹樹江山之勝蕭然滿前表裏風物不可

勝道至者其將自得之予但嘉名堂之意且能實其言故文以鑱於石

漣水軍新插記

古之障川有防豬庸遂列澮之法以旣見於經也塢埭堤闕作棚樹柵之制見於舊史也然未聞爲插之說蓋精思者緣古而作興於近世通漕最爲便惜乎無所述焉被淮之邦襄賁爲之近有渠由郡東海尾受於淮其間縣官立四場幹鹽榷茗歲轉數十百萬民有蠶鱸蟹稻之饒以是舟相銜不絕淮口北走一里有埭以壅渠每潮汐暴至乃可過並海長落甚駛而又石沙填潰

蘇學士集卷三
九
不可疏與淮等故多反壤以敗舟也至者必淹旬曠月
不得遽去或謂埭下切淮轄木爲之牐使渟洩啓閉相
潮上下則無復畱行矣前人視習絕不置論司勲負外
郎劉君署郡之日竦然念之以地福役大稍難之會轉
運使按部繼至令倡其利即時以聞上指可之於是規
括旁郡羨材穴兵興於慶曆三年二月丙午踰月而成
薪石一種之費不誅於民間東漢王景絕水立門去浚
渠之患號省費役猶以百億計當時增秩史氏與之今
三君之爲不勞於民而休於民事應古可紀表之宜無
媿也

送外弟王靖敘

古之達者皆發於羈苦餓寒蓋必極困而後起孔夷之
不試孟荀之讒屈平之竄管夷吾之窮且囚司馬遷之
刑揚雄王仲淹之亂皆坎壈埋廢不自平然後極心窮
精以入乎道術之淵策書其言播灑奧大師監於後世
歷數千百年外道其名煬然可暴炙人今貴人之胄以
緹紈肥味澤厥身一無達者之困肆焉自以爲勝物也
習隋志覆安久質變不知誠性之日陷脫也雖瞬動言
息戴威爵坐署位對之殫殫如在九泉之下吁可憫也
外弟王君瞻叔者生相家未齷而官十歲而孤資性粹

愿不羣戲弄好學少言若有所負今年如長安逆婦李
以歸索言爲別故敢告以古之達者之爲無習安以盜
性庶震搖乃心起聞於世以爲先榮則達而求用之之
榮不如不用之之達之榮也子其懷也

送王緯赴選敘

王氏世居雍並郭善田數百頃開第當衢宏邃靚嚴精
構琢榱欂之丹青前冠園圃嘉花美木奇石繇茂嗟峨
實皆可賞地形宏隆以機激水上下環回無不通虛堂
曲榭琴觴圖史雅具悉備中朝士大夫雖不識者亦寓
章句以道其勝奉親之餽腆而不煩營資身之術曠而

不須設故可任化而無係陶然天壤間以足一世顧高
軒大冕安可蕩於中邪然而之子處之拘拘乎未嘗自
適也今日幸天子講盛禮即時俶裝走都下不畏道塗
之苦庶得投牒吏部調巴閩邊徼九品一職官噫州縣
之祿日百錢月廩脫粟兩斛晨夕趨郡將庭下與牛馬
並走寒暑不避食息失時視前佚勞之狀設庸童必知
之吾子舍彼而即是其亦有意焉爾予謂凡厥蓄康物
之才者雖湮沒負辱苟活而不恥雖靡衣鮮食宴安衍
逸而不恃是皆思發其蘊以耀衆者矣苟若是則小官
何足羞其有以漸也

石曼卿詩集敘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乃設官采掇而監聽之由是弛張其務以足其所思故能長久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志之所嚮故政化煩悖治道亾矣嗚呼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奧耳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祕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

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竒發秀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役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率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性軒豁遇者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其逸亾而存者才四百餘篇古律不異并爲一帙曼卿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敘我詩乎予諾之因爲有作於篇前後觀者知詩之原于古至於用而已矣

送王規方叔序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無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間百骸舉止營營有爲者亦氣也然有喜怒悲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氣故滯逆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痛生焉必當外假於物以養之養得其宜則無夭闕之患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婦之法爲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生也至矣今子自幼好學識所謂先王之禮典長而不飲酒不茹葷無嗣不再娶九年於茲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好異以爲甚衆予甚嗟之而又聞善而聳見惡而惡未能寂泊於天爲徒使其心氣鬱律不寧而無所輔養索

索然趨乎病癘之場而不還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可得邪予惜夫親友不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堅緻之心以學聖人之業徒獎其所難以傷厥生吁可悲也予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僞之迷

符瑞

柳子厚作正符詩謂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固皆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叟誑亂後代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堯舜禹湯文武皆以正德爲受命之符至於陳大電大虹巨迹白浪流火之烏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所言大概如此夫天地漠然無所歸則

皆說勝矣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則吾將辨焉夫二曜
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本在下而大人統之出沒錯行晝
夜不渝赫然與國政相俯仰昧者視之習爲常然聖人
參考其順逆而自監焉故黃帝有神明之官唐堯有羲
和之任舜之璇璣夏之清臺皆此道也故至治之世則
日星清明各用其行及夫政化蕩隋虐戕下民刑罰熾
張頌聲寥寂則次躔告凶鬪蝕陵昏水溢旱蝗青妖出
焉是豈無尸之者乎蓋天不言以文象傳吉凶先儒爲
之符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
有屬授若諄諄而告之非智力然也苟授而怠荒又下

變異丁寧戒告以率之皆可名之符是天以吉凶之符
付王者王者奉之不敢墜厥命故曰天難諶命靡常常
厥德保厥位唯聖人見異竦然引道德信惠以合之則
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之騶虞皆
是也故武王周公饗魚鳥之瑞君臣祇恐動色相戒至
於庸君覩之以爲德業已成懈於所修則雖瑞物化而
爲妖孽矣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犀是也苟
逢凶而懼反躬自救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成王
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也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
并密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若桑穀不出大風不作

熒惑不亂則三國安得保有其永年乎周末謝其德帝
用降亂雖孔子生以聖而大命弗集於躬故有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之歎焉是上下相報雖桴鼓之應鐵炭之
動不過也子厚謂受命不於天子其仁孔子何為栖栖
旅人也子懼後世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大道以自
任顛迷無從靡所法則有瑞弗恭見妖弗警故定是論
焉

復辨

案復卦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
本為心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
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
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
討其意而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焉陽
之始生則有蘖育萬物之意故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隕剝極盡之際陰氣張
王漠然無有生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
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
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為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

變化之功何
天行又曰剛
象曰雷在地中
中則是有陽動之
無為復斯失之矣
生之心潛而未運唯
所為至精至變非聖
為心而萬物莫見其為
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
之謂也及乎雷奮兩潤勾

安得保有其永年乎周末謝其德帝
而大命弗集於躬故有鳳鳥不
相報雖桴鼓之應鐵炭之
其仁孔子何為栖栖
故背大道以自
定是論
散

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
仁在聖人則為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
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
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
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於
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
夏陰陽之不辨邪

杜誼孝子傳

台之黃巖有至行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
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

變化之功何有焉彖曰剛反動而順行又曰朋來又曰
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邪安得謂動息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下地
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
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
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
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而地雖以生萬物
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
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
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勾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

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
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
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
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
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於
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
夏陰陽之不辨邪

杜誼孝子傳

台之黃巖有至行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
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

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訶逐笞擊而後已日
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
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邨之山
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冰沒於骭
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
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旣葬遂築舍墓
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
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
走十數里台山與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
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爲

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獎慰賜帛予謂衆父嚴
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寢薄乃有孝悌之
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
榛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軼不還時或有
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
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
所爲而怠焉耳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
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正
焉越俗浮薄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生於今世
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能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

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酷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題杜子美別集後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佑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

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胷中念其亾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於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曆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大曆二年調玉燭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爲異景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長安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蘇學士集卷第十四

先公墓志銘 并序

蘇鄴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後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內漢將軍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際多偉人六葉之內四至大丞相襲封邳許文憲公之曾孫傳素廣明亂以其孥遜蜀生三子檢拯振孟還相唐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經略使唐命革劉巖奄南海獨完園不與巖容民於今祠之季留爲銅山令即我先公之高祖也先公諱耆字國老曾祖寓劔州司馬夫人龔氏大父協中進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師謫

懷州司寇參軍雍熙中召對授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累贈刑部侍郎大王母薛氏封河東郡太夫人皇考易簡太平興國中首登進士第才十年遂參大政贈太師尚書令母崔氏封廣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齡以父任宣節校尉左千牛備身俄加振武副尉踰年大令薨恩授通直郎祕書省正字未冠謁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歸章聖帝即位改奉禮郎既冠舉進士時試條至嚴兩中優等廷校不得在高第詎所素志辭焉後一年以文奏御詔試玉堂賜及第東封轉大理評事從祀汾陰遷丞賜緋衣銀魚出知湖之烏程以文正公當國

凡五載未嘗求代遷時吳越大水平泉行舟既涸農盡以失畔訟公按籍收判質悉履邑田書而揭之狡豪宿隱摘以給下戶失職者民樂興頌無復訴郡牧制置使陳公堯叟薦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終知開封縣既省政惡民物之薄且多貴人善田宅操勢威豪奪無告一切以法繩之皆帖帖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書曰京師諸夏本根宜為化首今流風甚微臣竊恥之謹條七事以聞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歲以諫議大夫充契丹國信使將行太夫人寢疾公露奏牢辭未報夫人棄平居廷議以名業北走不可易公哀慟感疾還上信幣

曰將死請遂改命終喪復除三司判官明年轉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水以溉旱唐季壞漏不補披爲田公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無凶年郊慶緒階升朝奉大夫歸朝換度支充長寧接伴使旣又判戶部案召入考進士第復詔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詩山漠之險易水薦之美惡備然盡任歸而集上之人爭布誦出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賢院踰年移使河東兩河薦下旱蝗所在艱食公案行屬部不專計利務以息民爲急汰冗兵罷非業之作代之庠陳不能飼軍始廩者皆猖獗聚譟欲倉

爲變有期矣公遽往馬列校先馬首以訴徐語之曰國之儲非久何以備凶若不食腐將誰食之爾見殍尸枕藉道上曾不得是而生耶命拘而鞭之以語箝其帥卒不敢動遷工部郎中籍田敘勲至上柱國移使陝西未落落守移來求粟調其饑公計調二十萬斛輸焉寮不可曰邊宜實之移中以自速固非謀也公曰臣民繫於君無內外忍知其垂死亡不可奇贏賑之他日苟無餽期不諉君以是遂定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藥禱徧及而不逮翌日夜漏下二刻終於位春秋四十九嗚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資誠敏而不遐其年頓

於中仕利不布天下使有志於時者嗟癘而隕涕也孤
舜元等慟踊泣血扶衛我公之靈輿歸上都考龜筮得
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於開封縣宰輔鄉中
書村之先域舜欽幼嘗戲祖母之几下聞語公初能言
大令特愛之始令誦詩必自題之於果上踰時占數十
百篇果終不食八歲侍官穰下據鞍吟詠不廢編而置
於褚中大令密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
用是以字之明年罹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絕聲行
路爲之哀傷公雅好觀書經史禪說手鈔者數千卷無
不盡誦所著計錄三篇開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

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於家公六居內外計未嘗建
言聚斂有語逸利者輒却之襟度軒闢不屑細務處事
若不施慮其間無不妙當所至必尉薦才器未始案吏
雖無狀者能使謹前無犯患性鍾孝友喪太夫人體形
瘠枯杖而後能興每臨必絕以弟叟久沒銓調上書乞
徹官出之嫁三孤姪置所有資送不足又舉倍息錢必
豐後已平居晏晏以圖史自愉雖家無宿儲終不及資
產事兄壽終水部郎中二弟宿終大理評事叟終溧陽
令夫人雅尚惇素不喜與遊侈者相從專以孝承嚴姑
禮弼先公二十有八歲封太原縣君明年召見賜冠服

出入中掖進謁有規子舜元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咸平
縣舜欽光祿主簿知長垣縣舜賓光祿主簿知太康縣
俱登進士第得以藝升不爲家羞者蓋積是訓厲使去
怠傲而自進立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雍扶次適太常
寺太祝韓維次幼孫十八淵渾注洞餘幼嗚呼昊天不
弔下此酷凶尚賓賓徇禮經以嗣祭爲大苟延喘息不
獲躬執杖履侍於九原已至於今矣忍復以鄙略不倫
之詞上識宰壤靜念古人述先或以爲孝況斯言不敢
誣傳可後信雖不足闡揚我先公之輝光庶盡人子之
志焉爾延此巨創綴之銘云

世之望兮於鑠嚴考清風再張兮立於稚妙學根源兮
不務剽造次之言兮卒蟠於道擢節義以貫中兮誠精
光而外照哀哉不濟高齡兮神於何而能勞瘳諸孤兮
攀靈其而莫劭號蒼蒼之高兮曷余家之不造心膾膈
裂兮血下涂於野草岡隰外鞏兮浚渠旁繞哀哀我公
之靈兮寧此佳兆

江寧府溧陽令蘇府君墓志銘 并序

季父諱叟字蟠叟先大令之少子免乳而大令薨旣冠
猶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廟齋郎選岳州華容尉閬州
閬中主簿陝府平陸令杭州錄事參軍江寧府溧陽令

蘇學士集卷之五
五
所歷未嘗有過謫然數命少會知己者輒死竄不及薦
天聖末先公任兵部員外郎嘗上書曰臣聞手足偏廢
是謂篤疾人生之苦莫此爲甚臣有隱痛顧切如之天
高聽卑伏暨垂閔臣先父早以才業擢列近輔未及強
仕奄淪盛朝嘗有治民不令以遺札任子故臣之弟叟
冠爲白丁祥符行慶始補太廟齋郎自爾效官十有三
考蹉跌顏髮淚盟寒餓賤位所束自拔無由每一疚中
如伏沈瘵臣今幸以年績例當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
回授叟一京官伏望天皇厚□哀閔此懷以聞格遂罷
之溧陽任終貧不能族歸寓家京口入選得疾力判試

不如格不得調氣益失衛結澀乘於胃胃不防飲濫於
膚絡之下血化而并旣亟舟沿還家而終享年四十五
時景祐四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執政子未有任銓
調者又何獨湮塞若是之久耶世皆悲憐之季父亦不
甚痛嘗語人曰天地氣數差變不可一其間才而厄於
無津則無可爲每出門逢者十人八九不吾過一二愈
者烏足動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間關於進取之地娶
周吳張三夫人皆無子女嫁陽翟主簿楊組以寶元二
年十月二十七日歸葬開封縣宰輔鄉鳳池原先祖兆
下銘云

蘇學士集卷之四
神之司禍福是宜吾先力善季父何奇仆於賤仕雖世
之遺嗣覆而夭豈神宜爲周號而冥其誰賴之噫吁已
而柰何乎哀思

亡妻鄭氏墓志銘

蘇舜欽之妻滎陽鄭氏其父屯田郎中諱希甫母天水
縣君趙氏生十四年而天水夫人歿又三年父喪又三
年歸於我甲戌歲予登第授光祿主簿知亳州蒙城歸
寧長安是年冬十月堂帖促之官一日泣相語曰子其
攜三子以往願畱以待姑嫜言寢布家人皆諭之曰凡
仕無畱孥所以典闈中遂偕至官下才兩月皇天降禍

得先君之凶訃即日衰經與之西走晝夜奔號登頓食
寢失節方妊以馬駭墜地者三傷左股焉起即強自支
不肯少休曰早得一慟於舅之柩前遂死無恨若或殞
滅重爲姑憂大甚爲不孝也三月十三日至於家是暮
產一子疾起所傷七日而逝時景祐二年三月十六也
哀哉堂有壽母室有乳穉藉以奉育遽失其助余時待
盡於苦次退而又哭於室中亦血氣者非勉徇於禮烏
能勝而至是耶間月火其櫬於萬年栖鳳原緘骨歸京
師以年月日從於先域子曰泌一女幼銘曰
奄然不起怛然此止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志

公諱文質字士彬世占數於保州保塞縣曾祖延不仕
祖昌後唐爲平州刺史幽薊墾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
鄉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間昌陰知其非常歸以息女今
廟號簡穆皇后父審奇太祖創業之始倚以機事辟署
汜水關令未幾卒今贈左千牛衛大將軍母張氏封清
河郡太夫人夫人出入中闈太宗嘗以鄉黨之舊賜予
頗衆一日問其爲後者因以公名上之即特召爲供奉
官寄班祇候入備宿衛雅以清慎自持上頗信嚮焉每
外廷拜免必聞訪之公悉心謀論輒中旨時中人竇神

福侍上顧謂曰文質朕之親舊言論有足嘉者因以白
金百斤賜之至道初將命二浙按察民事進黜郡縣吏
數十人立得報可議者愜之歸授左藏庫副使後以久
任省闈上書願效死邊漠以報國寵上從容謂曰陪圖
議於中所報亦大庸非其人哉遂掩其奏不下踰年出
爲岢嵐軍使俄改麟府兵馬鈐轄戎人犯順兵宿塞下
前後俘馘甚衆獲馬畜鎧甲之類慮一萬七千三百餘
凡賜金者三詔獎者五咸平中移知慶州權董涇原儀
渭四郡之兵時西虜竊入我境公蒐精甲兵百以乘其
鋒寮有礙詔縮忸不時給軍須者公乃竭私緡二十萬

以均分之士感慨增氣大破寇兵而還是歲充靈州清
遠軍監兵復與虜騎戰於枝子平逐之絕漠而去璽書
褒諭有錦袍上金帶之賜移典涇州爲師臣楊瓊之二
寇陷清遠以逗衄謫南海遇恩放還起爲率府副率總
兩浙諸州兵甲移齊州封禪岱宗命引兵邏護岳下遷
禮賓副使石隰沿邊都巡檢使又換秦州兵馬鈐轄公
自負築版率臬銳士進小落門寨開邊遠甚詔書嘉之
移知代州境與胡近我軍之芻牧者多爲誘掠返稱亡
命東還以徼賞公原其情爲之上論報得貫珠死者數
百輩轉內園使知邠州佐節度曹瑋出環州界築保障

十餘處聚勁卒以壓虜衝迄今不敢犯除使持節連州
刺史再知代郡天聖六年正月十六日寢疾終於位享
年六十四賜賻甚厚權厝於并之佛廟公作效訓戎更
任者二十有四乘傳操命者又十二焉出處必盡風力
著績效他將爲多能以義斷物以惠役衆所賞賚不可
勝計輒施散未嘗理貨產性忠鯁嫉邪喜評刺無所避
訕當塗忌之故官不大進章聖帝嘗詢及保塞之舊因
以簡穆事上聞又用宣祖太祖賜書函爲獻有詔編任
屬籍天禧中章聖初不豫公懇求賜對進議數刻大率
以慎任帷幄之臣爲意帝深嗟賞之今上在東宮凡五

以書賜今藏於家兄文裕終容州觀察使夫人李氏係
順軍節度使溥之女封隴西縣君生於公族慎淑有儀
撫育諸子嫡孽無異心稟年不遐沒先於公子十五人
長曰涓早世曰湛侍禁閣門祗候曰渙屯田員外郎知
遼州曰渭蘇州吳江縣曰滬淳淵濬俱殿直曰汎沿瀼
未仕曰沐泳泌源皆早卒女八人長適伊世昌次適高
日宣次適田守德次適李智寶次適王宥次適王豐二
皆天屯田君高遠有識度嘗上疏乞莊獻后歸政由奉
禮部擢拜右正言慶之所叢為時聞人今自遼陽拜章
賜告之太原扶護公之靈輿歸京師以景祐五年八月

某日葬於雍丘縣百家邨之先域舉李夫人之櫬合祔
焉枉道出長垣求志於舜欽謹用筆以銘云
予嘗觀前史見王者之與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
將相世十數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今公才且逢勳
舊較然不殊而位弗大擢以歿何哉此古人所以委之
於數也

處士崔君墓志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於涼將改葬其先君以聞得報遂
來求志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
籍之先君則異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

魁曠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申籍其名上之中
令暨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雷州雅與友善偕試於
庭中君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時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
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羈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
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託召終不肯一造其門
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為建言其輩數十百
人試以補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弼自標
置一旦不偶返栖屑執筆求為賤役不亦鄙乎乃廢卷
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閒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
臣賜宴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

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
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
吾道辟之是已今日不圖為貴人氏所賤也遂行買田
築室於箕潁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
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
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絕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為鄉
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
有五時乾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魯公質之諸女早卒
今卜合葬於上都開封縣之某鄉邨用景祐丙子冬十
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輔相而卒不齒一命亦其命歟晚節用術藝
劇飲以收其心哀哉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銘

宋君仲達諱武也占太原籍祖縉不仕父韜以謀勇稱
劉崇竊奄并汾署爲通進使太平興國四年天王平晉
君未冠侍朝中都寓於雒窮困篤學以文名兩京間性
方介遠舉嫉非義與人交有失必面直之襟抱軒闢好
樹大節不顧當世常欲引手取卿相位景德元年舉進
士首河南薦書明年登第授校書郎知江寧府溧陽縣
滿調相州觀察推官今吏部侍郎知樞密院太原王公

隨時任御史早與之遊復嘉其吏材白見改著作佐郎
知越州山陰踰年轉祕書知英州遷太常博士通判同
州同之郡將不謹法度其屬悉媚莫敢言君獨以理折
其衝不能遂行或先幾絕其孳萌以是事多沮逆少合
君亦悒悒不自喜未幾感疾終官下年五十有六有子
長矣郡將以事牽繫獄中私黠吏脅其孀娶焉子聞之
號慟搶地遂以狂失心乃出之使逸去死於道義者竊
緘君之骨藏之佛廟後十餘年天章待制王公泂以都
轉運使陝西樞密太原公別而屬之曰予生平交游與
宋仲達善不幸死之日其孥流離人所聞也交所以託

死生今仲達之骨旅而不兆我則媿焉敢仗高義因此
行以求之且使寧魄九原示予不忘雅素也已而遇臨
晉主簿顏太初之官過郡訪得之遂以禮葬於同之某
縣某原君兩娶前弘農楊氏生一子亦卒君沒於天聖
三年夏六月葬於景祐三年秋七月辛卯前葬期太原
公自京師疏其族氏以函命能文者志其壙銘云
無子以似以藏以祭以直得交卒斂以義交乎無覩於
後世

屯田郎滎陽鄭公墓志

公諱希甫字源明其先帝乙元子微子啓之後武王封

之睢陽其本出焉厲王之子友宣王封之鄭子孫因王
命氏故又爲滎陽人於唐皆顯大照耀末世喪亂逃患
往之巴蜀曾祖儀導江令祖遵勛劍州刺史父先壽奉
禮郎知蓬州伏虞縣以公累贈尚書郎母李氏封隴西
縣君初國兵西伐孟氏去國詔例遣來中都下遷湯陰
主簿遂占數焉公六歲就學十二失父鞠於伯氏年甫
十七業文有成郡吏薦之春官文入冊得李夫人之凶
訃徒跣號呼越宿至於家旣葬廬於墓側漁於菱易饌
具以爲祭如是者三十年咸平詔士爲鄉族敦睦出中
進士甲第調尉建陽七月獲山寇四十有二人郡將高

某連奏署為司理參軍長樂郡二婦爭產連年不決外臺移公鞫之一訊兩服姦偽大破廢免前官數人詔授大理丞知吉州龍泉縣二年移知康州轉殿中丞將代郡人上書畱借特授太常博士復領郡事歸出知安利軍三年轉運使李士衡寇城第其治狀上之就換屯田員外郎再任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暴雨十日不絕山洪客水鍾河於河弗勝兼任湓澧橫逆大決於凝陽公聞不俟駕自往謀露坐風雨中三日夜課塞物輸積如阜陵役卒夫獻力者數萬長茭巨犍剋期乃下湍泛不定若將墊溺公奔其上立大呼曰皇天降災吏之無狀

也民何咎焉願以身障之激流及鼂不動役民爭負薪石鎮遏翼公登於陸遂成堅防水怒亦殺仆跌而死者百餘人六月再決於魚池塞如之以功遷都官時宋亳間積潦瀦民田數百千頃寇丞相準上公名詔以便宜行相下鑿渠尾授於淮疏渫盡涸翊年得墾田號上上由是改職方知澤州天禧末河潰東郡今相國張公士遜知政事魯公宗道薦公知滑州一日行隄至台山水齧南岸岸道崩墮而常之百餘尺不已公祭以一盛即時浪折沙踊郡人頌公誠前官表城之東北隅以謀脩障公曰二道翼引猛不可中挫當彌其端柔其性就深

故川使自習則庶可矣苟截奔衝以抑之沛然孰能禦也乃徙表西北山下未幾郡寮以私相訟黜官徙公知忻州公拜奏曰忻亦良郡恥乎力役未施而又以罪去重貽上憂願竟其效而後之官朝廷業已除降璽書褒而遣之後卒如公畫而河平忻之邑民武鍾者嘗遇惡少五輩乞食焉弗與告以日而誓殺之及期夜有他盜過門鍾出詬且揮以刃不勝盜戕殺鍾及妻於室子踰垣以逸白於官官往擒惡少則亡矣得之別邑劾而具獄上公下之反覆七旬不斷官吏牢以讓公曰吾往以五聽審一囚且無隘況於五者乎數日代郡得真盜官

居三年入改屯田郎請老還漳州天聖五年夏五月十日終於西伯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二以明年二月九日葬於湯陰縣伯樂原從先兆也夫人趙氏封天水縣君沒先於公兄文甫中進士第終衛州判官三子曰昂昆吳一女歸於舜欽銘曰鄭爲姓之著郎爲官之美少見稱於孝仕登最於治終老故鄉出處之分畢矣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志銘

沛國朱處仁表臣少從予遊長又同登進士第表臣宦於楚予適越遇表臣喜語旣且泣曰僕將葬祖父於真

有期矣敢以銘煩於君其母拒子諾之表臣遂狀其世維先君諱咸熙字某其先宣城人也曾祖訓唐末事李氏至歙州刺史生景勲弘毅尚氣節陰知世將有變遂徙其孥山東占營丘生保衡少明孔氏尚書太平興國中登本科授冀州司理參軍再選達州東鄉主簿時賊順騷兩川鄰城不守邑令呂棄印以逸主簿獨閉壁堅守勢詘遇害時先君侍年才十三度不能力遂挺身脫賊刃下日夜蹕數舍冒沒於兇黨中變民居作蜀俚人語謀知官軍至開州趣出主帥前泣曰我東鄉主簿之子不幸父以賊死而家有母妹在青州相去數千里不

能自通幸挈出死境使歸奉偏親以養惠施大矣帥哀憐之使騎於後賊平道華之渭南逢呂令居焉語曰汝父戕於難今汝幼又孤能至此以遇我天也山東道阻當畱無徃必教育使汝成而後行可乎從之呂令嘉其謹強向學善視若諸子遂許以女妻之後六年同至都下自論敕賜同學究出身時咸平三年冬十一月也還家拜親喜極哀動乃侍奉赴調授濠州定遠主簿綿州司法參軍博州司理濠州錄事耀州淳化令五任十有五年据法平直不撓未嘗過差然不肯悒納上官故無有通薦者天禧三年秋罷官淳化因類刑書主司爲奏

御求補法寺吏未報得疾踰年弗平勉授歙州黟縣令夏五月舟至宋疾甚歎曰吾出險艱得官以庇族潔躬奉法不敢以欺死固有命然子幼家無資何以奉母幸外舅官於泗可亟往以吾誠告之言畢而逝時五月朔也享年三十有九踰宿至泗遂槨葬於佛廟徒旅於真諸孤家白沙從呂舅之庇也夫人後君一年卒母李氏後三年亦歿四子長即處仁泗州判官監楚州次處約登進士甲科知南安軍上猶縣處中處厚皆天子見前人罹禍患雖奴辱折屈苟活而不自羞卒能奮起以成勲名蓋獨慮其亾軀耳長官幼齒而遂合此術嗚呼賢

哉向使如常童悲慕不能自引去徒血兇鋒於禍無所轉則家君死難之節不表而朱氏之祀殄矣今二子皆成名幹而有文采赫大門閭安可涯涘長官沒踰二十年仁約以俸卜葬於真州某縣某鄉舉夫人以祔焉又復東鄉之魂以大王母李氏合葬於兆之北中與厚又屬其旁以某年月日之吉也銘曰

東鄉死官忠節較然君脫兇難可以孝言命狹祿小世嗟其賢二子是似此其曰天葬得吉壤岡趨水旋濯濯靈魄安此萬年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子少傅贈太子太保忠憲韓公繼室夫人王氏太尉文正公旦之長女也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長矣久擇壻不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輒却之時忠憲公初第上謁文正公一見遂有意以夫人歸焉族間譁然以謂韓氏世不甚顯大而上有親老且嚴又前夫人蒲氏有子當教訓撫育於人情間實難以夫人少為族人所寵愛願於大家著姓為相宜文正公曰以吾女性孝而淑賢必能盡力於夫族且其節行易以顯亦足見吾家

之法度焉族盛者驕惰恣放多以後事相誇逐是不喜
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輩所曉知也遂以夫人歸韓氏果
能上承尊嫜奉忠憲公恂恂然舉動無一不中容禮者
撫蒲之生若已所出文正公每見必謂之曰爾遂能履
踐吾言出家人子所見使吾無所恨也忠憲爲殿中丞
封太原縣君及出守洋川留夫人寓外舍經時未嘗及
闌外惟文正公召然後見歲時族人出嬉夫人亦獨留
不往時諸子皆幼夫人課以詩書日使誦習文正薨召
入中闈賜冠服名通宮籍以時獻見夫人以謂因緣遺
恩又非從夫之寵每稱疾不行忠憲守青州急詔還臺

署中夜有聲若盜將發戶者左右駭甚請呼邏卒入以
視夫人曰乃公不家而夜呼卒非便設有盜寧以畏死
卒不可呼也性本閒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未嘗有所
更製晚節尤以清澹自樂日誦浮屠氏書其治家不尚
嚴厲而事皆密有條記忠憲教諸子甚嚴夫人內以慈
愛撫之間又勗以義理之說嘗曰乃父方正有法則爲
世所知汝曹若不效之外人將以爲類我是彰我不德
也其善訓如此忠憲爲御史知雜時卒於京師享年四
十四天聖五年六月二十日也景祐郊祀追封太原郡
太君初夫人之喪藁葬於國門之南佛廟後十七年忠

憲薨諸孤遂舉夫人之櫬合祔於許之長社縣某邨之
原以慶曆四年十一月五日之吉也所生男子七人曰
綜太常博士集賢校大理評事曰紉太常寺太祝四登
進士科皆有文聞於時京師士人論世子姓之盛者以
韓氏爲稱首非惟忠憲之訓肅嚴是亦夫人保育善誘
之所致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
寺太祝王整二幼未嫁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二人曾孫
女一人某之皇妣爲夫人之妹故能詳夫人之行焉今
又爲諸孤所託俾刻石納於壙中不敢誣飾爲之銘云

大理評事杜君墓誌

杜君叔溫終於慶曆辛巳四月九日葬於慶曆甲申九
月二日許州陽翟縣麥秀原即其地君始生十餘歲能
通誦五經稍長學文精筆翰效杜子美作詩其勁峭嚴
密指事泛情時時負至絕處常恐以詩見名於世不肖
數爲使之有年而不息可勝言邪性灑然峻拔少所與
合然外甚謙煦喜評論終日夔夔不倦在平陽幕郡將
有率意放於治者君必以辨之雖老黠宿吏皆竦視莫
敢移其說天章吳安道祕閣石曼卿皆當世偉人奉詔
籍民兵於兩河獨延君計事君爲條其未便安者二公

歎息稱道之奄忽之前數月慨然棄官歸膝下嗚呼其知命歟享年二十有五官至大理評事簽署建雄軍節度判官事諱詵今樞密使吏部侍郎京兆公之長子娶崔氏一子曰振祕書省校書郎予以叔溫親而又以文義相周旋辛巳春予病甚叔溫來升牀執予手語言而去予時爲病所毒不甚辨尚意已必死不復見叔溫才三四日子稍間而聞叔溫逝矣不覺震起一慟予病復作今予乃獨存而復恙每一念之令人悲酸况又見吾叔溫大葬且復誌其平生可勝悲哉

奉禮郎杜君妻清河張氏墓文

婦氏張靜而溫承勗子文節孫十八齡婦杜訢睦族人孝所尊才三終長安後四載封秀原號慶曆直甲申秋季初實令辰地陽翟此寧魂淑而夭孰可論乳女一今始言石鑱文誌沈魂

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公諱雍字子肅世爲魏人自烈祖祐歷職中某始有第京師太尉文正魏國公遭時奮庸相章聖皇帝著在國史復此不書公即文正公之長子幼而惇懿不妄言矣以文正公任爲祕書省校書郎久之改大理評事時年已三十餘未始從政蓋文正公以清慎訓諸子而公亦

恬於進取也文正公薨恩授光祿寺丞服除特授大理寺丞俄又遷太子中允同判太府寺故無同皆異恩也乾興中禁國夫人憂終喪入對賜五品服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嘗以疾聞兩宮命中貴人勞問將太醫以診視之改殿中丞通判鄭州代還召升陞占對甚久上嘉歎之擢爲郡牧判官累更主客金部司勳員外充開封府界提點踰年上計賜金紫判鹽鐵案寶元初升祠部郎中京西轉運使丁母永康郡太君張氏喪既闋再領鹽鐵又判理欠憑由司慶曆三年出爲淮南轉運按察使賜對便坐上美公效官保家之才翌日特遷度支郎中

詔留不行尋判戶部句院明年又遷司封又明年春充兩浙轉運按察使是歲秋七月甲子考終於錢塘之官舍春秋五十八九月其子奉喪還都十月甲子葬於開封縣大邊邨之先塋公生平仕宦所爲必罄風力未嘗有一毫過差每改秩必抗章辭避若不勝任明道中府界提點時歲旱蟲孽近甸艱食中出縑帛五十萬科賣民間取貲以市粟公曰歲凶當發而斂民將不堪建議封帛中帑易緡錢坐倉以糴衆以爲便明年隕雹殺桑縷蠶弗孳公又上白用所封之縑以充常賦俾民納鎗以代焉許西之頓固歲誅旁民出薪木五萬餘以繕斗

門公命伐官堤之樹以足用民是以休又時有餘稅不能輸者吏甚急之公請對具述京師天下根本當休養豐息之今不蠲貸是趣其流亡也上悉從之郡吏有捕蝗而喝音謁死者公爲出賻給其家屬提薦才吏未嘗言按人當世號爲長者其任計省也以都下府藏主吏歲輒一易往往匿其簿領用賂更他局新至者視物之浩繁弗能究知因循積十數任敗沒欺攘不可勝紀公奏擇他官按籍以察其交承以故物之耗登吏之姦廉盡可明不復如故時迄今以爲通制又天下嘗輸之貨郡吏部至京府有司必巧訾以動之至有蕩產伏辟而不

能償之者公建言使定其窳濫逋欠之當理者令三司本判官覆察面辨之遂絕其弊民有貸息錢戶已絕而籍不除有司閱籍責恩不已及久年之逋皆錮其子孫什保數百輩寒窶愁痛願以死償而未得公條陳其狀乞一切縱去朝廷從之公之區理事物窮姦恤隱如是者甚衆不可具道予自幼出入公之家接待公之起居迄於今踰三十年其久且詳可知矣竊觀其舉動飲食皆有常度不妄評論莫見好惡終日高拱危坐冠服端整雖對近習未嘗有驕惰之色人或以事撓之終不愠見間或語言皆郁然有條以慎靖仁厚爲之主作事有

本末不尚銛銳久而必立自文正公薨後數年文靖公
入政府內外姻族之盛冠於當時公慤守家政以清約
先已不爲浮侈隳其世法嗚呼其有常德之君子者歟
國朝丞子稍有立雖無他才朝廷必擢之美官若公者
績效著白而雅意冲退復不喜緣家世親戚以取恩澤
故門閥計府沒於郎署士大夫爲之歎息焉公二弟冲
任太子贊善大夫而卒字量閔厚偉人也素見任刑部
郎中知汝州剛峭善議論才敏過人臨事敢決無所屈
予謂資賦雖殊各得文正公之一體而公渊然澄泊議
者爲多二夫人皆先公沒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後呂

氏即文靖許國公之女也始封東平縣君許公薨進封
安康郡君二子恰大理丞整太常寺太祝皆向學聞道
久未可涯一女適殿中丞通判鄭州呂希傑公視予爲
姊子公之亡予適在江外二弟以予知公之行驛求予
文表於墓故爲直述以見世焉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有以純孝篤行著於吳里中者聞程君焉親疾齋戒蔬
食以禱後因而不茹葷二十餘年幼喜酒病醒而母戒
之自是終身不復飲既老得風痺之疾藥劑以有酒薦
通行其力者家人白之君歎曰吾雖晚耄敢忘親言乎

鳴呼食飲人欲之大君能因親之絕可謂純孝也歟里
有駱生嘗以二寶帶密寄於君駱之死君即歸之其子
不敢取又願分一以爲遺公曰欺死受貨非吾所能爲
也族人離其貲產君悉不受惟受諸女之孤鞠養之長
歸士人吳人好鮮食君獨戒殺又樂賑人急難不問疎
密凡鄉閭冠昏喪祭之法多取中焉君必隨其豐約而
條處其事寡者或爲資給之每觀書史必擇仁厚之言
書於門牆以誦服焉卒之日鄉老皆爲之泣下斯可謂
之篤行也已君諱某字某於慶曆七年月日終于家壽
六十八曾祖某仕錢氏爲營田使祖某徙籍於蘇父某

皆高遜不仕夫人劉氏淵靜有法則奉承尊嫜接姻舊
莊順之色夙夜不絕於顏內族人稱美之君之懿行聞
於人夫人有助焉耳慶曆四年郊祀推恩以君爲大理
評事夫人爲彭城縣君用子封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五
先於君百日而終三子長某次某次師孟太常博士知
南康軍才敏有聞所歷著治狀一女嫁桐廬令樂某孫
男女十七人以明年某月某日將合葬於蘇之某鄉太
常君與予同年登科授狀丐文以識其寔銘曰
士大夫可因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乃著宜昌其
盛不在厥躬豈不有命壽弗夭閼嗣則淑令族尊理榮

乃終有慶刻文於寔從世所證

廣陵郡太君墓誌銘

慶曆六年秋七月刑部郎中知制誥趙公槩之壽母終於蘇之官舍踰月取涂於佛廟卜於明年某月某日之吉護神輿還南都祔先侍郎之墓公疏其族氏見屬爲文識諸壙云夫人姓高氏世居青州之益都祖輦後唐爲王府記室以詩名於時父某少喜孫吳兵法事楊光遠爲帳下吏陰知光遠有異志遂逸去後光遠以逆誅乃閒居不復出仕宦東人高之生二子及夫人每歎曰此女若爲男子吾門戶復何憂邪夫人幼敏悟聞人誦

詩書一過耳盡記不忘性澹泊不衣組繡不喜茹葷初侍郎通判密州夫人歸焉典訓闈中事皆有條緒始封千乘縣君侍郎先娶張氏有男女六人夫人煦育教誘過於己之所出生四子長曰明允博學有器識季即公也餘皆先夫人而亡侍郎旣沒家資盡窶夫人每聞諸子之賓至必解衣爲貰酒脯使延之從容以講習道義故七子皆舉進士有聞於時公最幼自初能言夫人日自課以書使調四聲作詩賦十七歲舉進士旣孤二十四年公登甲科後三年爲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恩封渤海縣太君又十年公知制誥拜章乞以一官及封爵食

邑換夫人以郡封詔從爵邑之請自是遂爲著例進封
廣陵郡時年八十一明年召中外親族當爲昏姻者爲
處理辦給之又謂公曰爾當于近郡市居第以安族人
及夏寢疾涉冬稍間因思食筍且曰可求補外南方地
濕筍得早出也十二月公即屢削章詔守吳郡二月侍
夫人東下夏以霖晦卑濕感疾甚篤一日指旁室曰此
可作孝堂弔者至爾哭于某處居喪之禮當然也後數
日食飲如平時忽曰今日中元吾其逝矣俄即瞑目嗚
呼夫人有子如是婦節母道爲時所師非以文而不朽
也銘曰

少愛于家擇賢以歸賓祭潔恭壺儀輝輝寡居教子卒
觀雄飛睦族周乏楮無兼衣先識遠鑒審如神著疾雖
沈緜不考筮醫緒言泠泠事物盡宜琢文陰壤庶永後
希

哀穆先生文

并序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北道中友人蘇
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
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孰評論
之性剛峭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

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
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
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
貳郡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
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
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
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壯抵于道然恥以文章有
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
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

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
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
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常語人曰寧區區餬口
爲旅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
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
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邸人猶聞其誦吟喟歎聲因隙
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臚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毋喪
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
氏也識者憐哀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
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之值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

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
嘻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
道宐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騎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
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孺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
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
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京師歷問人終不復
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菴亭記徐生墓志
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
書使存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
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甥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舅按
察郎中之靈某放廢於朝旅泊胥臺殊鄉寡知動成嫌
猜始未踰月舅以漕來連牽巨艘旆旌徘徊拜舅官亭
羈頽一開語言煦煦慰兼該處以行署拔于荆柴異
俗改眼驩然相陪曾不兩月邁茲凶災訃聞始至肝心
裂摧百感惻惻淋漓淚顙慈幃之掩再更律仄觸事殞
絕不能彊排惟吾舅親他親莫偕如母之存實慰此懷
不意忽奄孤心頓乖相閱令器朝家淑才不登年齡豈
天所差執牽西送長江之隈丹旄的的素帆矐矐死生

隔絕今又獨回致此薄奠庶將告哀尚饗

祭滕子京文

武功蘇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致祭于知府待制
學士之靈惟靈稟之剛明精于義斷學有根柢才無涯
岸往在諫列讜論侃侃屢觸權要卒就貶竄提兵窮邊
策畫貫穿士奮樂死戎讐而散謫起南逐曾不愁歎改
麾于吳忽此凶變人已師保國失蕃翰月然公庭屢奉
談宴今哭而趨循視斂棺光儀精爽爛爛如見無以宣
哀是用酌薦靈其來下歆此微奠嗚呼哀哉尚饗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

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韓公行狀

曾祖惟忠累贈太保曾祖母張氏江國夫人祖處均累
贈太傅祖母李氏舒國夫人父保樞累贈太師中書令
尚書令信國公母郭氏越國夫人繼母周氏吳國夫人
公諱某字宗魏其先世占貢定府靈壽縣之籍皇考以
明經游京師遂家焉公以咸平五年登進士第除大理
評事知亳州永城縣其地舟車錯出號劇縣本縣吏部

銓補令久不治始廷擇京師官宰之公既至刮剗宿滯
去人所不便安者又爲興起其利未數月一邑驩然從
之郡將皇甫選爲世吏師聞公治狀歎伏不能已又貽
之書而稱美之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
匈奴南牧章聖皇帝狩於澶淵太尉文正王公奏筦機
事牘章繇委一出公手景德二年外臺表公永城之勞
改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尋移通判鄆州未幾信國棄養
護喪歸上都服除通判許州再移於陳時郡界河決害
民計其補塞費鉅萬公馳至其地集瀕河丁壯就伐薪
藁親爲裁畫一物不取於民而堤復完堅又去郡數十

里有羣寇大浮艦而下將劫旁邑公廉知之自部十餘
卒夜掩至命匣河絕上流舉火伐鼓以疑之賊棄舟送
走盡束以付吏譚者伏其謀勇轉運使鄭文寶聞之走
檄會公于許既至歎曰急欲識公之面顏耳秩滿上祀
汾陰恩遷殿中丞因進文十卷上覽之加賞欲召試文
正公避嫌例除遠郡守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
有公校李甲者豪於里中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
之貌類者使奪以爲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盡取其貲
嫂流離歷訴於州及提刑轉運使每置對甲輒賂吏常
掠使自誣服杖而去者前後十餘年公至復出訴察嫗

色冤甚遂索舊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甲遂伏辜母子復故八年遷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時河北蝗旱轉運使固歲計覆不以實聞諸郡畏莫敢言公力抗章請蠲賦役州民賴以全活詔嘉獎焉郡伍伯誘民詐許以事禱主子舍者而陰受其賕公察知之盡捕繫獄表請御史推鞠獄成杖伍伯及同姦竄海島事雖驗白宰相與文正公有隙者言於上猶下遷公通判大明府時文節張公鎮魏薦公才中御史遂召爲殿中侍御史尋擢侍御史時淮浙蝗旱民飢殍流散命公爲安撫所至賑廩困蓄家罷諸役作舉良

吏以牧養之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右姓專其利公決導以濟下戶得以衣食者不可勝數未還上嘉其稱職除開封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緋衣銀魚歲餘除河北轉運使詔留監定故丞相向公諸子分財丁崖州當國勢懾天下私所親諭公欲市向公長安華嚴別墅又諷其子從之公至其家面戒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棄故餘財盡均而華嚴獨存不以分由是忤崖州意及赴河朔舊二使並移他道公先獨領其任會章聖御樓宴駕今上踐祚賞賚重沓常計不能支朝廷深以爲慮督責甚急又定州帥曹煒威名素著得士卒

心爲崖州所惡以大將軍貶萊州朝議憂其拒命逗撓
爲變詔公馳驛收其兵柄崖州又欲緣此伺公隙以危
法中之公從容優裕處之甚閒無不得其宜者覃恩改
司封員外郎又加直史館天聖二年移知青州才數月
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三年判大理寺遷工部郎
中治臺雜幾二年時中丞闕久不補連鞫詔獄郡將有
託所親納金于宰相文穆公又因牙吏審之公知執吏
以聞詔付臺鞫焉郡將遂誣吏誤以聞所親之語達文
穆欲滅其迹公平心窮治果郡將以疾懼廢求外徙金
未達而言漏文穆大怨之時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

夜開禁門捕卒百餘人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
貴人即付詔督促自以捕反者有功及文致獨坐告者
誣罪誅之三司更茶法歲課比不登公承詔劾前與議
者由丞相而下輕重有法用法持平不爲權貴傾撓二
宮稱歎時議難之俄兼知審官院四年授龍圖閣待制
充北朝國信使副介匪人妄傳明肅皇太后旨于虜中
寺人虜主問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公應曰本朝每
遣使必謂之曰繼好之事傳示後世兩朝之臣毋相阻
猜此乃平時戒使者語非欲達于北朝也虜主大喜即
以語附公謝上時皆美公能以副介失辭更爲恩好之

意還掌貢舉又編近制敕公曉析條義衆皆咨而後定
仍乞以新書頒天下許所在條陳其不安者更之既而
出知亳州未幾上以審刑案牘之繁召公領之公建言
乞促日限以降斷敕及刑名當奏稟者亦乞裁定中典
頒下自是無滯獄七年改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內銓
八年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留侍郊祀乃行明道改元
拜諫議大夫居益部二年值大旱薦飢力爲拯濟他郡
流冗者歸焉故事每歲官糶粟六萬石與貧民公爲先
常期增數以出之以故民不太乏久旱水涸苗枯且死
公詢舊老得九升江口決以溉田訖今利之又移上供

物於他州不飢處將代郡人遮轉運使言願上白留公
三年手詔敦獎既而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
遠方不可亟還須代歸以拜事緩遂力援他人補之故
公命中格及召還止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入對建言
維幾二州地接羌尼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至永康
軍場以賣盡熟山川厄險道路所出宜徙場境上以絕
其覘覩兩川之意又奏疏言時務者五事上深加納之
景祐中楊尚二人以罪斥出掖庭公上章引古事爲戒
杜其復入及依唐故事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
馬季良在貶賂執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撾登聞鼓命

始下言事者以謂致政所以優賢季良既以罪廢安可
得詔公劾登聞吏不當通其奏公以謂事行不行在丞
相府登聞吏無罪何所劾納敕不奉行上韙之議者以
為有體不踰年授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公以天下
久承平武備不戒願與二府各列武臣才任將率者試
用之又乞纂兵法以授邊將上遂自集神武祕略頒焉
嶺南蠻寇邊先時必自中發兵多不及事至是公奏置
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委以便宜專用土兵鎮守北兵不
徙瘴癘之地而有以應猝夏賊稱藩日久歲遣人至京
師貨易出入民間如家公深以為不便請下詔推恩置

館舍遣使接引官為監其貨易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
之也事既下會公參知政事不久且出不果行唵嘶囉
與元昊交兵唵嘶囉來獻捷朝廷議加節制公獨以謂唵
囉之族俱藩臣縱不能諭令解仇又以獻捷加賞是激
元昊之怒而為中國生患固執不可遂寢陝西轉運使
奏乞遷土兵內郡以省轉餉公不可曰此兵世為邊人
樂自為戰一旦徙去鄉里必怨不可用亦罷其議景祐
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歎西府之效尋遷
戶部侍郎是歲定襄地大震星文見變公方在告力疾
入對為上陳災異之端且虞夸狄內侮空下詔求直言

消復之術上欣然從之有頃罷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
應天府三年以西羌擾邊復授北備授公資政殿學士
知成德軍入境在道中使齎手詔問攻守方略公畫備
禦之策甚詳延州陷沒邊城中人誣以降敵朝廷發兵
監其家公求對力辨戰俗甚苦無降屈之狀上意釋然
去守兵或謂貢定不當北衝改知澶州屬以控扼之計
數以疾請便郡移亳州郡本多盜公始至諸邑日有剽
劫民情騷然公爲設策刺取乃府大吏爲之囊橐以故
益滋不敗密發卒盡捕得百餘人尸于市郡中震肅訖
公去不復有盜轉運使歲斂民力不堪遣牙校齎輕貨

即地所有市之民不知有賦而軍須以給慶曆元年遷
尚書左丞拜章固讓有詔褒荅明年請老授太子少傅
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于京師之里第享年七十三
以某年某月葬于許州長杜縣嘉禾鄉之先塋公累階
自將仕郎至正奉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自伯
至公疏封之寵三加焉公性方嚴質重雖笑言不妄每
朝廷有大議論所持堅正形於顏色惟義所在不恤權
忌一發于言衆莫敢奪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治家處
身一以素約起微中至貴始終無少異者訓厲諸子綦
然皆成立遇物以誠不爲外飾視人困厄必欲力之葬

外親貧無竈者二家蔭孤藐不自振者四人使以祿奉其先祀公先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也再娶王氏進封太原郡太君相國文正公之女男八人長曰綱前水部員外郎次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次絳太子中允次繹次維次績太常寺太祝次緯大理評事次紉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幼未嫁孫男十三人長宗彥大理寺丞次宗道太常寺奉禮郎次宗古次宗哲宗弼將作監主簿餘幼未名孫女十二人長適光祿寺丞李壽朋餘未嫁曾孫女一

人舜欽于公族爲仍親故稔公風烈敢錄其實迹納于太常謹狀

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部中允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

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書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晉公貴始居京師自幼好學不羣兒嬉太尉文正公即公之伯父祥符中爲大丞相蔭公爲太常寺奉禮郎稍長向學益篤一日

以所著獻于文正文正覽之驚嗟親爲作詩以美之改大理丞尚未冠又以文聞奏御召試學士院考入進士第劉尚書筠在翰林與諸公交薦遂克館閣校勘轉中丞太常博士遷集賢校理改祠部員外郎時年始二十五風韻高灑喜辨論所交皆當世豪英未始敢以貴勢少年遇之俄丁尚書憂旅于南都與諸弟飯脫粟茹蔬至性孝睦族無間言服除同判蘇州郡守黃公宗且前輩有才望任氣自雄長以公齒未壯初未甚禮公事之至恪雖被譏嘲絕不讎應官事有未便者必乘間以白之不聽則力爲辨其枉直必于行而後已黃公初忿恨

終感悟而加禮焉還朝賜緋魚改度支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改司封知蔡州蔡之圭田頗瘠民歲輸租甚苦之公至郡悉蠲除不取俗舊祠吳元濟公曰安有逆醜而廟食者乎長吏不能革舊俗之濫民何觀焉於是毀元濟之像以狄梁公李太尉有功于唐而德及蔡人遂建二公之祠號雙廟率羣吏往拜祀之而轉祠部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公兄雍時亦爲三司判官公曰是皆劇職吾兄弟並命妨寒士之進遂懇辭之出知壽州郡素號多訟而邑所部送囚雖重辟往往僞竄其名以上公摘其濫姦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是肅然又

多豪姓五等之籍久廢每斂率無科吏以賂為輕重公將定其籍不問吏手吏竊相笑語曰是烏能周知吾民之產乎公一日會官吏坐府中自為檄召隱豪而諭之皆稽首歎服餘之登耗纖悉無差一府震駭號為神明又移廬州巨盜張雄殺其黨并所貲而遁邏者獲之公以法誅之牘下大理法官引近詔盜殺其徒者原之雄不當死吏當坐罪公曰法所以戢姦而斷實原情今雄本罪當死而又殺人以取貲既非自首而捕得之盜無悛惡之狀法無破姦之術疏三上不省公曰吾不勝法吏矣又上疏自劾願不坐羣吏又不聽願自為首乃聽

遂左降監舒州靈仙觀他吏得減一等公襟上高爽有仙風道格日與二三逸人放意於江山之間笑歌盤嬉灑然得方外之趣夙有羸病藥劑未嘗去手既至舒數月而舊疾頗愈因採古今練形攝生之術著寶元總錄一百卷逾年今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公琦知審刑院上言前法頗濫因申明舊制請盜殺其徒者不首不原朝廷從之如公往者之議又今資政殿大學士鄭公戩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皆薦公才可大用而以非辜久黜遂起知泰州歲中改度支郎中入朝授荆湖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自西方用武領是職者務先培下以

爲事事爭以羨餘爲名貢予朝以助軍需其實誅于民也朝廷往往擢之好官號爲稱職公深嫉之常賦之外無一毫橫斂遠民賴焉富公弼爲資政殿學士常帶史館脩撰平生未嘗識公面而素慕之薦公有賢業而恬不喜進願召還代脩撰從之又命同判吏部流內銓俄拜天章閣待制是時上方登用俊良剗革夙弊公雍容侍從之列以清風峻節爲一時所畏或以公少所獻納爲議者君子謂使子野于朝雖恬然不言士大夫仰其風采亦當競廉讓而忘鄙俗之心焉爲吏部未一歲號爲稱職嘗謂同列曰官局之設若權衡然險者妄自高

下非器之弊也苟遇物持平輕重判然于中矣故貴豪者毋偉請孤遠者毋廢勞老吏手束脅息不敢搖動其法州縣巧黠吏有以賄得舉者於格當遷公廉知之遂爲密啓使使從中罷者甚衆俄出知陝州才一年寢疾慶曆五年終于官舍享年四十有五累階爲朝奉大夫勲爲上護軍爵平晉縣開國男公少以師禮事楊文公億文公深器之嘗以書譽于劉翰林曰子野英妙不銜文于進當世佳士也又以公詩句手寫扇上衆爭玩之由是名稱益大公剛峭介潔而性仁厚果于義斷論者謂之烈祖之風操靜退不喜進趨或與公同在館閣者

皆去爲達官當塗教誘公終不爲屈以是益不見用公亦自適無所憾朝議嗟之公有女當嫁遂求廬州例得裝錢二十萬將以爲資送執政者諭意欲公往謁之公終不往遂不得公謫官靈仙至窘匱乃舉族蔬食數年未嘗食肉每得俸入輒厚享賓客數日而竭公年三十八爲尚書郎每授命則惕然驚悸曰吾先君壽六十有八終于省郎吾今亦已老矣性純孝每道先君事則灑然泣下公弟素自淮南按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通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窮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

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免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怠焉公特愛於規其以多病未嘗使離邾下又幼弟端力學勤官十餘年未出州縣公當遷官拜章乞端召試遂賜進士出身公智識閎遠善譚名理雖庸人之善終身不忘爲郡先化導不尚威罰主漕荆南也嘗權府事有媪訴其婦之見逐無所歸公召而詰之婦曰舅始亡姑即嫁去既窮而歸奉養甚謹後取之金又嫁今復窮而歸故不敢舍公曰姑雖不良獨不念若夫邪又謂其婦之子曰爾母薄于姑爾獨不念父邪遂切責媪諭以改行又取家人

之衣以衣之與婦孫廩粟使以歸養於是皆感泣而去
孝愛如初大凡民有犯法詆欺者雖末事必竟過誤雖
大必貸之或良頑共罪頑雖辭勝若真可信者公必直
指其隱善惡立決衆伏其明所至橫猾屏迹畏公之明
不敢犯外臺非其人多暴斂于民者公悉不承命與之
講辨或不決聞之于朝每多見從故數爲惡吏撫事以
中公亦浩然不校然不能害公治家嚴明有法度以道
義訓子弟初文正爲中書舍人家至寔與昆弟貸息錢
約違期以所乘之馬償之公閱書得券召子弟而示之
曰此吾家清風爾曹當毋忘此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親摹于石遍遺親友公喜士好
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惡皆一視若己未嘗問家有無
唯聚書數千卷古琴數張出處未嘗舍去公既卒陝人
哀哭塞道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家貧柩不能還先
塋朋舊在要官者皆力之遂得還京師嘗語人曰吾思
世故無所爲忽忽欲熟醉以死幸矣屢以後事屬家人
且笑曰人世一呷耳安可久期哉公之生也以七月二
十六日亦以是日而亡娶周氏封褒信縣君故禮部侍
郎起之女男三人曰苾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
縣主簿曰復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

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謹狀 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滄浪小志

大中丞商丘宋公撫吳三載發政理人細大畢舉放衙之後靜若無事焉閒以暇日樂山水之遊偶于幕府東偏城南野次得宋蘇子美滄浪亭故址一坏僅存鮮過而問者公慨然懷古梳爬而掃除之既修祠宇有堂有室緣阜築亭亭下爲舫齋繞以迴廊峙以高軒滙以曲池木石交錯光景一新于是搜其傳記採其詩詞葺成滄浪小志以予爲滄浪里人也命以序予竊歎士君子出處殊塗窮達異轍上之爲天子大臣近光日月之旁出則擁旄杖節號令行于風雨固已豪矣下之浮沈冗散至遭遷謫投荒魑魅之鄉行遯江湖之表其困已甚

斯二者或得志或不得志譬諸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無足怪者設使當世王公大人相逢他邦逐客直視爲枯魚窮鳥棄置勿復道耳今公以中州俊傑開府江南方任

國家大事軍符訟牒倥偬弗遑顧乃網羅遺佚游乎壙垠之野獻弔于坎壈失職之人抑何相去之遠相得之深哉嗟乎古今人同不同不惟其迹惟其心不以聲勢相感召而以精神相依憑蓋有文章一道不介而乎所謂天作之合也當子美流寓吳中羈旅寥廓顧影無儔近惟都官往來遠則醉翁倡和集中所載郡侯訪子滄

浪亭因而高會絕不記其姓名所云干蹠食鷄二螯把蟹亦不過酒食徵逐未嘗有篇章贈答也豈意千載之下獲遇風雅鉅公修我墻屋拭我衣冠舉筆精墨妙爲之補亡繼絕遂使當年幅巾小艇面目依然呼之欲出信乎文章有神交有道一人知己可以賀長史于九京矣且此滄浪之水匪獨蘇子有也前此無論後乎蘇者有章矣後乎章者有韓矣申公以宰相園林所闢大閣洞山侈爲一時雄觀加以蘄王架飛虹之橋起冷風之臺建寒光之堂其規撫廣麗視滄浪不啻百倍然俛仰之間大惇魂魄化爲烏有卽蘄王香火亦半明滅于冷

煙衰草中行人過此田夫野老指而示之曰此蘇子美
滄浪亭耳自今以往尸而祝之歌而詠之亦曰此蘇公
祠耳由此觀之富貴無德而稱勲業有時而盡未若文
章之不朽蘇子雖厄于時得宋公而名益彰蘇子詩文
雖美得公此志而傳益久太史公所以有感于青雲也
况如予者能不為之流連三歎乎至亭中風景及土木
之功公自有文記之予不復綴

康熙丙子上元後三日長洲西堂老人尤侗謹序

滄浪亭圖



高簡



滄浪小志目次

上卷

傳

詩

序

祭文

下卷

記

志

記

誌銘

詩

滄浪小志上卷

傳

宋史文苑傳略

商丘宋

犖牧仲編

蘇舜欽字子美叅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為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傀偉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遊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略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農田被菑者

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霖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

變災爲佑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莫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

館大不及此宮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
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
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
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燔
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
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
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
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
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會有詔戒越職言事舜欽
復上書略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故朝無遺

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乙亥詔
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陛下卽
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
言極諫科一旦詔書頓異前事臣愚以爲此非出陛下
意蓋大臣欲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而爲此也
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
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
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
亡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
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

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極陳災變異常時政得失纏纏千餘言無所回避文多不載羣小爲之側目范仲淹薦其才召試集

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正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去十餘人拱辰等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放廢寓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

之樂也安冑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
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
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
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
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蹟言
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
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
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
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
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

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
者必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
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
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
都人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
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
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
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
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閫二門吟嘯覽
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萼鱸稻蟹足以適

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雷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尼吳又曰吾欲居九尺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然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寓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其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旣平旣安且寧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時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

志

蘇州府志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旁有小山高下曲

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時廣陵王元璪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為章申公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為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建炎兵燹為韓蘄王所得

梅都官園在府治西祝慄野錄云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相鄰二公一時名勝日夕往還賦詩相得甚歡今猶稱其地為梅家園

韓蘄王府即章氏園紹興初蘄王提兵駐吳因居之作橋兩山之上曰飛虹張安國書扁上有連理木慶元間猶存山之堂曰寒光旁曰冷風亭又有翊運堂耿元鼎記池側有濯纓亭梅亭曰瑤華境界竹亭曰翠玲瓏桂亭曰清香館嘉靖間郡守胡纘宗追尋其地即妙隱菴建韓蘄王廟

南禪禪寺唐開成間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轉輪經藏白居易在郡嘗書長慶集畱千佛堂吳郡志云南禪寺唐

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明洪武中
名僧示應號寶曇和尚者奏請爲南禪集雲寺成化中
燬僧德本重建正德間都綱良定建天王殿嘉靖間住
持祖鎮重修
妙隱菴元延祐間僧宗敬建旁卽韓蘄王廟
大雲菴一名結草菴南禪集雲之別院也元至正間僧
善慶建明嘉靖初僧一峰嵩重修

長洲縣志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南積水彌數十畝旁有小山高下
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璪

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旣積土
爲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
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
滄浪之名始著舜欽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
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
氏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遂爲一時雄
觀

韓蘄王府俗稱韓家園卽章氏園也紹興初韓蘄王提
兵過吳意甚欲之章卽以爲獻韓氏作橋兩山之上曰
飛虹張安國書扁上有連理木慶元間猶存山之堂曰

寒光旁有臺曰冷風亭又有翊運堂耿元鼎記池側有濯纓亭梅之亭曰瑤華境界竹之亭曰翠玲瓏桂之亭曰清香館嘉靖閒郡守吳纘宗卽妙隱菴建韓蘄王廟南禪寺唐開成閒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轉輪藏經白居易記居易在郡嘗書白氏長慶集畱千佛堂吳郡志云南禪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洪武中名僧示應號寶曇和尚者奏請爲南禪集雲寺成化中燬僧德本重建寺旁鐘樓學士吳寬記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因關郡學風水捐俸重建領菴二曰妙隱曰大雲

妙隱菴在本寺東元延祐閒僧宗敬建明嘉靖甲午改爲韓蘄王廟

大雲菴在妙隱東一名結草菴元至正閒僧善慶建居一水之中前有兩石塔後亘土岡延四十丈古木深竹徑類村落閒宜爲修禪讀書之地沈周遊此記之以詩今則坍塌不堪矣

名勝志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旁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旣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閒蘇子

美謫廢以四十于得之爲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

詩

郡侯訪予於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之

蘇舜欽

荒亭俗少遊遷客心自愛繞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朝十騎來趨趨擁林外水禽駭笳鼓野老瞻車蓋公餘喜靜境賓主因高會跋石已行廚臨流聊褫帶優游鄙情通放曠末禮殺酒醇引易醕肉美舉必噉干蹠恣食

雞二螯時把蟹解顏閒善謔傾耳得嘉話暮夜歡未厭徘徊意將再跋已見瞞騰跨鞍極倒載明日尚狂醒嘉貺不遑拜

滄浪懷貫之

滄浪獨步亦無棕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君又暫來還徑去醉吟誰復伴衰翁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憫愁顏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獨步遊滄浪亭

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時時攜酒祇獨往
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滄浪靜吟

獨遶虛亭步石缸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牕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滄浪亭

歐陽修永叔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賦一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

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

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一作景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

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

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

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目異

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
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本有姑蘇臺邊人響絕
夜靜往往聞鳴船二句
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天
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嗚呼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
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
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聊
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閒傳

前題

梅堯臣聖俞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身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
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

種已合魚蟹時可緡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黃柑摘
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中巾憂患兩都
忘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事淳今子居所樂豈
不遠埃塵被髮異秦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
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
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草菴紀遊詩并引

沈周啟南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役於城來寓草菴為始遊
也菴名大雲前有吉草菴者居之遂譌為結草菴菴近

南城竹樹叢邃極類村落間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其
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縣治由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
行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滙前爲池其勢縈互深曲如
行螺殼中池廣十畝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
經目一藏寶曇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楸而方浮泊塔
下猶筆硯相倚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
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慄股徹橋若與世絕自此達主僧
茂公房房踞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
三丈上有古栝喬然十尋其枝骹骹深翠數百年物西
亦有房與東房等實茂之姪禎公分棲處也山壑水流

人境俱寂宜爲修禪讀書之地勝國時有斷崖和尚肇
業於此繼之寶曇曇傳爲斷崖轉生皆了悟之人地理
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藏鬱以是觀之吳城諸蘭若莫
之及矣是夕宿西小寮紙牕月色耿耿無寐因得五字
律一首

塵海嵌佛地迴塘獨木梁不容人跬步宛在水中央僧
定兀蒲座鳥唳空竹房喬然雙石塔和月浸滄浪

贈草菴瑛上人

文徵明衡山

昔人曾此詠滄浪流水依然帶野堂不見濯纓歌孺子
空餘幽興屬支郎性澄一碧秋雲朗心印千江夜月涼

我欲相尋話空寂新波堪著野人航

大雲菴

蔡羽九達

五載眠雲宅如浮海上舟斷梁僧渡熟疎竹鳥嘯幽靜
得觀魚樂閒堪學道謀棹歌何處是城裏有滄洲

宿半野堂

王寵雅宜

滄浪池水漲桃花倒映南園雉堞斜古寺日長齋磬寂
蒲團相對演三車

記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艸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
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
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

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
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
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
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
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
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
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
閱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滄浪亭記

歸有光震川

浮圖文瑛居大雲菴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

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
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
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
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
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
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爲滄浪
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
渺茫羣山之蒼翠泰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
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菴與亭何爲者哉雖
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

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韓蘄王廟碑記

黃省曾勉之

宋蘄國韓忠武王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壬申薨於臨安十月庚子大葬於平江靈巖山厥麓有廟不著攸始李士英宋錄云嘉泰四年立廟鎮江粵稽乘書無之殆卽平江耶我朝成化十年郡守丘公以王功烈於民請列祀典麓廟則圯矣獻瘞榛莽非禮也傳王寓宅卽孫節

使之池館一易而章相國子厚氏龔都官氏又易而韓忠武氏在今南禪寺之左墟故歷歲假而祠焉嘉靖二年天水胡公謂無專宮明神不康用撤龍象而廟貌之寺住持良定輩樂而從焉由是陟堂降位肅蹌成儀郡縣嘉之遂俾良定輩啟扃居守悉蠲里役乃至屢給符帖焉可謂釋子之風勸矣乎郡縣諸公前倡後繼樂蠲其役豈非風一勸百之道哉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樂天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

閒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僱工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弘等歲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閒輪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上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而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傳爲之記僉曰然遂旣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

供施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禮藏發函鳴槌搥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克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由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洛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

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
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
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王宰官支提上首
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
之乎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
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
年二月一日

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合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原五常枝派

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形放言緣情綺語
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
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
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置于廬山東林寺
經藏中一本置於蘇州南禪院于佛堂內夫惟悉弊文
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
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贊佛乘轉法輪之緣也
三寶在上實聞斯言時開成四年二月二日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 寬原博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

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召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菴乞合而一之爲是上從之始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製寶曇塔銘及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俱燼於火主僧德本以爲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工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象設旣完供養益盛乃復建退室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

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絕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特爲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荅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遊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於半塘壽聖寺曰

顯祖庭爲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倦倦於茲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南禪集雲寺修鑄記

錢邦彥治徵

集雲在吳城爲名刹唐寶曆中有賢太守白公居易嘗遊憩焉因寫白氏長慶集畱寺中旣擢去又爲之記轉輪經藏一時之盛可想見也宋景祐中文正范公仲淹守鄉郡以所購錢氏南園地爲郡學而寺居其左與蘇舜欽滄浪池接畛舜欽嘗報洛中故人云吳多佛寺可遊蓋指此也國朝洪武中高僧寶曇奏賜今額成化中燬於火主僧德本重建所謂大雄殿鐘樓皆其故物而

歲久摧圯鐘亦銷改嘉靖庚申知郡龍池先生王公道行蒞蘇之明年修學告成學之諸生請於公曰蘇郡之有學其規模壯麗形勢全勝甲於天下而茲者闢開衢樹綽楔增榮益觀復倍於舊斯實明公重道作士之盛舉也然南禪集雲寺所據在堪輿家四獸之說當青龍位昔之樓殿屹嶻鐘聲鉤震謂合其法乃今鳴角頽毀華鯨絕響多所不稱惟明公加意焉公曰吾夫子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宮墻千仞冠冕四海又豈賴於此哉惟是吳郡環城數十里列戶數十萬而不聞鐘鳴警厥昏旦吾竊怪之卽命駕臨寺徘徊眺覽考按碑志乃

澹海小志
曰是古刹額寺也况壞者易葺爍者易鑄費不甚鉅耶
首捐俸金十兩爲倡命住僧成謐疏募檀施從事蒲繫
程度材役由是三學師儒兩邑信善多樂助者繫乃庀
匠氏以締構飭鳧氏以鼓鑄不越歲樓完鐘成歛還舊
觀公親率僚屬往發之仍檄寺僧之役于邑者役以司
鐘時其擊撞而永復之無他預謐荷公德具陳顛末請
記于予且曰釋氏之教以寺之廢興爲汗隆吾寺歷載
八百人代屢更而佛緣無閒昔也因白公而大彰今也
賴王公而復振視諸刹之湮滅相繼者不亦幸歟始德
本之叛大雄也宗伯匏菴吳公實紀之謐雖不肖不能

效分寸於是舉我太府公崇儒重佛復古起廢實有鴻
庇於吾寺而大雄之葺亦將就緒願公賜之一言勒諸
貞石用詔久遠敢稽首拜手以請予聞而歎曰賢哉良
牧之舉也一事而三善集焉形勢之勝克全昕夕之儆
克備役不煩而子來財不督而喜捨非公之敏于政信
于民而通于俗也曷以臻茲公太原之陽曲人弱冠登
庚戌進士連刺劇郡簡命守蘇文學政術風節惠澤誠
無讓于白公者顧予菲陋其敢自託於文定之後乎謐
請不已乃率爾書之爲記

序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于後世宜如何也公其

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

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
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
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
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于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
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
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
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
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

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
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竝列於榮
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
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
夫

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
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
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

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叅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

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

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
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
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
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
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
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
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
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
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

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
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
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
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
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
反予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
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
垂

祭文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
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
遭之心驚胆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
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
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
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畱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閒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尚享

滄浪小志上卷終

滄浪小志下卷

記

重修滄浪亭記

宋 犖

商丘宋 犖牧仲編

余來撫吳且四年蘄與吏民相恬以無事而吏民亦安
 余之簡拙事以寢少故雖處劇而不煩暇日披圖乘得
 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址於郡學東偏距使院僅一里而
 近閒過之則野水滌洄巨石頽仆小山藂翳於荒煙蔓
 草閒人迹罕至予於是亟謀修復構亭於山之巔得文
 衡山隸書滄浪亭三字揭諸楹復舊觀也亭虛敞而臨

高城外西南諸峰蒼翠吐欬檐際亭旁老樹數株離立
挈攬似是百年以前物循北麓稍折而東構小軒曰自
勝取子美記中語也迤西十餘步得平地爲屋三楹前
亘土岡後環清溪顏曰觀魚處因子美詩而名也跨溪
橫略約以通遊屐溪外菜畦民居相錯如繡亭之南石
磴陂陀欄楯曲折翼以修廊顏曰步碕從廊門出有堂
翼然祠子美木主其中而榜其門曰蘇公祠則仍舊屋
而新之予暇輒往遊杖履獨來埜老接席鷗鳥不驚胸
次浩浩焉落落焉若遊於方之外者或者疑遊覽足以
廢政愚不謂然夫人日處塵坳困於簿書之微繆神煩

慮滯事物雜投於吾前憧然莫辨去而休乎清冷之域
寥廓之表則耳目若益而曠志氣若益而清明然後事
至而能應物觸而不亂常誦王陽明先生詩曰中丞不
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先生豈不了公事者其看
山尋寺所以逸其神明使不疲於屢照故能決大疑定
大事而從容暇豫如無事然以余之駑拙何敢望先生
百一而愚竊有慕乎此然則斯亭也僅以供遊覽與亭
廢且百年一旦復之主守有僧飯僧有田自是度可數
十年不廢嗟虜當官傳舍耳余有時而去而斯亭亡恙
後之來者登斯亭豈無有與余同其樂而謀所以永之

者與子美事詳宋史與茲亭之屢廢興宜別有記者皆不書經始以乙亥八月落成以明年二月買僧田五十畝有奇竝著之碑陰令後有考

詩

宋漫堂中丞重修滄浪亭和歐陽公韻紀事

九 侗悔菴

家近蘇子滄浪亭嘗讀歐公滄浪篇歐公足迹未曾到詩中寫景何宛然城南南園皆曠野荒邨老寺交圍環憶昔錢王始創此錦衣歌舞爭華妍誰其繼之章與蔡蠅營狗苟徒喧喧忠武勳名照天地將軍戰馬歸寒烟

至今惟說蘇子美才人獨結江山緣泉石往往畱遺蹟追題姓字如神仙不知魂魄落何處春秋風月仍無邊可惜草亭一塊土農夫日逐犁爲田滄浪清兮滄浪濁祇餘勺水猶淪漣盤門冷僻車馬少僅通略約艤篷船古廟香爐休歇去菴僧燈火愁無錢商丘中丞今詞伯竭來獻弔心相憐亟命匠人新土木儼然圖畫開青天芻蕘往焉宜種樹漁父過此時臨淵西堂老翁聞之喜亦攜杖履思高眠桃花塢中呼伯虎斗酒共醉羲皇年寄謝使君真好事綿津當與滄浪傳

滄浪亭

宋 犖

滄浪之水清且連亭子結向滄浪邊滄浪之亭幾興廢
滄浪之水今依然蘇州南園最幽曠池館創自武肅年
厥後踵事非一姓轉眼變滅隨雲煙湖州長史昔貶謫
愛此卜築將終焉輕舟野服恣獻傲援琴命酒樂靜便
長史作記歐公賦金鐘大鏞聲相宣斯亭遂與人不朽
買得只用四萬錢曰余嚮往自弱歲今宦於此嗟華顛
手捉孤篁徧探歷荒岡突兀臨長川方花古礎纏蔓草
幾株喬木仍參天都官園空接斷壠蘄王廟在餘數椽
老夫顧此願修復勝事肯令他人專伐石作亭懸舊額
衡山書爰飭祠宇肅豆籩蘄王英魂定來此會與長史相

周旋觀魚處敞儼對鏡自勝軒小疑乘船隔城山色落
衣袂步碕矯首聊遲延迴廊略約紛點綴管領風月凌
平泉山僧野老共登眺央央旂旒卻勿前官熱心冷每
自笑山林痼疾良難湔左司文章久避席白傅遊宴或
比肩綿津滄浪忽對舉西堂尤悔菴意厚語則偏吳人好
事更好我任教畫作屏風傳

宋漫堂中丞以滄浪亭吟卷見示仍用歐陽公元

韻賦贈

范承勳眉山

漫堂中丞才絕殊一日寄我新詩篇滄浪之亭余未到
開卷心目爲爽然城南水竹恣幽討公餘不厭轍跡環

地呈雲根濯蒼秀霜堅老檜辭繁妍交孚臣心有靜理
擇境不在寂與喧長史高文垂至今其人與地皆如煙
憶昔吾祖稱同調卜鄰祇憾無良緣西京投老隔梓里
挂冠不及吳市僊名園風月誰禁遊萍蓬爭似姑胥邊
一椽已開桃李門十頃尚有桑麻田滄浪祇越地數武
休暇或曾憩清漣吾家少伯亦已去長歌遙答鳴榔船
寓君乃能耽地僻傾囊不恡餘俸錢花珍石竒酒亦美
牢落肯受時人憐千秋中丞有偏嗜倒景洗發空明天
非以汎檻流曲觴欲以澄瀨證如淵接羅倒著古亦有
兒童拍手僅醉眠豈如中丞網遺佚把臂直追慶曆年

不見蘇州韋與白至今人以風流傳



